

大众周末

历史影像



2008年3月28日周末人物栏目报道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初稿作者胡福明。



2008年4月4日周末人物栏目报道见证中国农村巨变、曾在山东省邹平县作中国农村调查的美国学者艾恺。



2008年4月11日周末人物栏目专访了时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。



2008年5月9日周末人物栏目专访了当年在中央党校直接参与撰写、修改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的孙长江。



2008年4月11日读书版专访了《1978：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—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》作者于光远。

周末人物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

40年前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将鲜红的手印，摁在了分田到户的一纸“契约”上。一声惊雷响彻中国，红手印升华为大包干精神，深深浸入小岗人的基因。2016年4月25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到小岗村考察指导并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，就新形势下“三农”工作作出重要指示。今年4月16日和17日，记者来到小岗村，看到的是一幅“富春小岗图”画卷……

小岗的“图腾”：永不褪色的红手印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 逢春阶

我们在小岗村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天还没露明，时断时续的鸡叫声，嘹亮如歌，打破了小岗村的寂静。我们披衣出门，走在宽阔的“改革大道”上，猜想着40年前那个深夜。那个寒夜特别冷，刺骨的北风吹进透风撒气的茅屋，破桌子上那盏灯的火苗醉汉一般东倒西歪，映照村民粗糙的脸庞，村民都担心灯光随时被吹灭。

生产队长严宏昌当年29岁。他拿出新农水笔，在白纸上草拟了一份“契约”。到场的18位村民按上了自己的红手印。严宏昌没想到，其他村民也没想到，这一“按”，“按”得惊天动地。

两年前，在小岗村回顾历史，习近平总书记感慨道：“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，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，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标志。”

今天，时光穿过40年，“红手印”仍未褪色，大包干精神还在发酵，小岗村再度吹响了改革的号角：他们发展现代农业，开拓乡村旅游，将土地有效流转，聘请科研机构深挖土地潜力，实现土地效益的最大化。

土地的“分”与“合”，“少”与“多”，表面各异的“变化”，其实透着一个“不变”的理：“当年冒险分田，搞大包干，为的是吃饱肚子，不再要饭；如今流转土地，集中经营，为的是脱贫致富，奔向小康。这就是小岗梦。”小岗村民、创先蔬菜合作社负责人周党之说。

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小岗村时说，小岗梦也是广大农民的梦。

40年前，坑洼不平的土路，越走越宽，1997年第一条水泥公路诞生，如今被命名的“改革大道”双向四车道。

小岗村，以不到100米的海拔标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高地。

托孤“契约”被放大，刻在石头上

小岗村的路好，名字也极富时代特色，除了改革大道，还有友谊大道，求是路、大包干路、新农路、科普路、丰乐路……

路中央，著名学者费孝通题写的“凤阳县小岗村”牌坊，已经成了小岗一景。两旁是白砖黛瓦的徽派风格沿街房，整齐靓丽，景观树红绿相间，生机盎然。“土地平坦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”，小岗村好似陶渊明笔下的“世外桃源”，美丽清新又充满希望。

但在40年前，这里完完全全是另一副模样……

小岗之所以称为小岗，不仅因为它坐落在中间高四周低的“岗地”上，还因为它起初规模小，人口少。1978年，小岗村只有20户人家，共115口人。

那时候不光小岗穷，整个凤阳县都很穷。明朝开国皇帝、凤阳人朱元璋的父母就是饿死于元末饥馑。朱元璋也逃入寺庙，后来乞讨，尝尽了乱世艰辛。在《大明皇陵碑》里，忆起往昔苦难，仍然悲叹连连：“农业艰辛，朝夕彷徨……里人缺食，草木为粮。”

朱元璋做皇帝之后600多年，故乡凤阳还是穷得叮当响，没能跳出贫苦的循环陷阱。小岗村则像村庄地上的块块硬石头，活得滑溜溜，穷得冒白光。对当年的“穷”，严宏昌记忆深刻，忆昔如昨：“吃粮靠供应，花钱靠救济，生产靠贷款，生活连温饱都达不到。家家户户逃荒要饭，远的长江以南，近的淮河两岸，有老婆孩子的，有时回家看看，单身的很少回来，流浪他乡。”

严宏昌的家在友谊大道的南侧，屋前杨柳成林，微风从树间传来，幽静安逸。屋旁几亩土地，全都种着庄稼，严宏昌时摆弄呵护，对庄稼的感情深沉。家中的一方书桌上，摆放着《改革风云中的万里》和《求实集》两本书，书页发黄卷曲，文字被标注得密密麻麻，已被翻阅了多次。严宏昌喜读书，尤其对这两本书的内容了如指掌，又酷爱思考，对事情往往有自己独到的看法，这在老一代农民当中显得特立独行。

严宏昌吃够过苦的苦，特别珍惜当下的甜。40多年前，他新婚不到一个月，就带着妻子、弟弟、妹妹和母亲，逃荒到了怀远县乞讨要饭。虽然心里念叨着“年成不济，要饭不为耍，丢掉棍子一扔着”来自慰自己，但那次要饭经历还是让严宏昌备受屈辱。他怎么也张不开嘴讨要，最后只能摸出一把喷呐，在别人家门口吹起来，喷呐声和哽咽声相伴，眼泪止不



本报记者在2016年小岗村采访当年“大包干带头人”严宏昌(右)。

住地夺眶流下来。

严宏昌决定回家，他不信凭着自己的双手，不能让一家老小吃饱。严宏昌回乡的消息，在小岗村引起不小的轰动。当年选举生产队领导班子，严宏昌就是众望所归。老人关庭珠起身向他作揖，满怀期待地说：“这下就看你宏昌可能给咱们弄碗稀饭喝喝了。”

老人的话，戳中了严宏昌心中那份柔软。贫穷倒逼着思维的变迁。1978年，小岗村遭遇特大旱灾，收成锐减，村民逃难。“把人捆在一起吃大锅饭，人心散了，”严宏昌说，“分开干的想法是逼出来的！”

在严立华家幽暗的矮房里，严宏昌拿出了水笔，唰唰唰拟就了一份“契约”，约定：“我们分田到户，每户户主签字盖章，如以后能干，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，不在(再)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；如不成，我们干部做(伸)牢刑(杀)头也干(甘)心。大家社员也保证，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。”

这份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“契约”，是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记录。但在当初，它是18个村民求生求富的寄托，既不严谨也不规范，甚至连日期都存在谬误。小岗人平日生活爱用农历，而严宏昌这天写的却是阳历，所以他自己的也是拿不准时间，只是连皮带猜写下了“1978年12月”。两天后，他到小溪河赶集买墨水，看到供销社门市部的挂历，才知道当时的日子应是11月24日，即“小雪”节气之后的第二天。

这份“契约”犹如冬日惊雷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。而在当时，它对小岗村的作用更加立竿见影。

明确了分田到户，也就确立了“按劳分配”，小岗村人总结为“保证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多少都是自己的”。自此，逃荒的村民陆续回来了，人人干劲十足，喜笑颜开，“大人田中劳作，小孩送来午饭，谁也不愿歇着”。包产到户的第二年，小岗村的粮食产量便是过去五年的总和。严宏昌至今津津乐道于当初的欣喜：“1978年，全村产粮才一万三千斤。1979年就收获十三万斤。”迎来大丰收的小岗村，立刻完成了国家的公粮任务，“1979年上交国家公粮6万多斤，油料3万多斤，肥猪

35头，彻底还清了多年的积欠”。

在小岗村民文化广场上，那份摁着18个红手印的托孤“契约”被放大，刻在石头上，旁边一本摊开的《邓小平文选》雕塑镌刻着这样一段话：“‘凤阳花鼓’中唱的那个凤阳县，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，也是一年翻身，改变面貌。有的同志担心，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。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。”

在十年前区划调整后，小岗行政村现辖23个村民组，4000多村民，人均收入超1.8万元。

三次摁手印挽留“沈书记”

“当年按手印的18个人，健在的还有10人，他们是：严立学，严立华，关有江，严学昌，严宏昌，严富昌，严俊昌，严美昌，严国品，还有我严金昌。”也是大包干带头人，今年75岁的严金昌笑着说。

红手印成了小岗村的“图腾”：红手印纪念馆、红手印超市、红手印饮料……红手印的故事，继续传递着，其中三次摁手印挽留“沈书记”的故事，小岗村民记忆犹深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随着城市改革的日渐深入，土地、劳动力、资金和技术等发展要素，不断从农村流入城市。被称为“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”的小岗村，也陷入了缓慢发展的窠臼中。

当年带头干“大包干”的严金昌对此感触颇深：“慢慢地，全国粮食产量大范围提高，粮价越来越低，卖粮越来越难。大伙儿辛勤劳动几十年，也没能富起来。”甚至有人调侃小岗村：“一夜跨过温饱线，二十年没进过富裕门。”家家户户虽然不再为温饱而发愁，生活却迟迟达不到小康水平。

2004年，安徽省财政厅的干部沈浩来到小岗村担任第一书记。在小岗人眼里，沈浩皮肤黝黑，笑起来脸上会起不少褶子，长着一副庄稼人的模样。他从太阳底下走来，汗水顺着脸庞往下淌，有时顾不上擦汗就和村民聊天。小岗人说：“沈浩不像省里下来的干部，没有干部架子，能和百姓谈到一块来。”他来到小岗村后，规划村庄发展蓝图，推动土地合作经营，引进

工业企业，确立了小岗村三步走规划，即开发现代农业，发展旅游业，农产品深加工等。

2006年底，沈浩在小岗村任职三年届满，村民强烈要求把他留下来，起草了一份言辞诚恳的挽留信，并用按下红手印的方式，表达了自己的愿望。98枚鲜红的手印闪耀着村民发展的祈盼，感动了组织，也感动了沈浩。村民派了十个代表，把挽留信送到安徽省委组织部、省财政厅，要求沈浩继续留在小岗村。

2009年底，沈浩在小岗村第二个任期就要结束了。越临近这个时间，小岗村民心情越矛盾，想继续挽留他，但考虑他长期远离家庭又于心不忍，为了小岗村的发展，他们还是摁下186枚红手印。

2009年11月6日，沈浩逝世。11月7日，为了让世世代代小岗人缅怀他们的“当家人”，为了让沈浩亲眼见证小岗村的变迁，76户村民在请愿书上又一次按下手印，要求将沈浩安葬在小岗。

沈浩的骨灰安葬在小岗村公墓，沈浩的先进事迹陈列馆在村办公楼北侧。提起沈浩，严金昌表情凝重，说：“如今，敢想、敢干、敢试，敢为天下先的大包干精神和扎根基层、心系百姓的沈浩精神，已共同成为小岗精神。”

“事是两个事，理是一个理”

当年18个村民“托孤”分田，成为致富带头人，而今，小岗村又评选出18个新致富带头人，周党之就是其中的一位。他不无遗憾地说，总书记来小岗村召开座谈会，我也参加了，心情激动啊，激动得都忘记跟总书记照张相了。

周党之原先也在村里种过地，感受过大包干带来的可喜变化，苦闷过种地难致富的窘境。无奈之下，周党之南下到浙江余姚务工，感慨辛辛苦苦地里刨食一年，也抵不过叮叮当当两三个月打工。他还发愁，等到农民身体老迈，精力衰退，不能务工，以后生活来源在哪里？

周党之看到余姚乡间成片的蔬菜大棚，感觉到了小岗村未来农业的方向。“一听听说，他们都是承包土地的，搞反季节蔬菜，效益很好，前途光明。”

回乡后，周党之劝说村民，投资入股，流转土地，搞集中经营。虽然遭受了许多白眼，他和5户人家最终还是集流转了165亩土地。他们统一建造蔬菜大棚，种植西红柿、芹菜等反季节蔬菜。

合作社成立之初也曾步步崎岖，饱受质疑，“技术不到家，育苗时菜苗全坏了”。为此，他们三次来到山东寿光，考察大棚建造技术，引进高质量的蔬菜品种，合作社逐渐步入正轨。如今蔬菜合作社已发展到12户人家，每个人入股农户年收入能达到8万元。在自身致富同时，周党之还帮助4户贫困户成功脱贫。

“40年前，小岗村人打破大锅饭，搞大包干，是顺应时代的要求，解放生产力；如今我们集中经营，搞规模效应，也是顺应时代要求。事是两个事，理是一个理。”周党之一字一顿地说。

今年初，一场罕见的暴雨压垮了合作社的许多大棚，直接损失就有260万元之多。记者采访时，周党之正忙着和人力重新架起大棚。面对挫折，他的脸上却洋溢着笑容，言语透出乐观，“从前小岗村那么苦那么难，老一辈人还敢想敢干。只要认对了路，哪怕遇到点困难，也是微不足道的。”他打算进一步扩大规模，种植火龙果、猕猴桃等收益高的农产品，架设葡萄走廊供人采摘，挖掘池塘搞景观垂钓，打造新颖的农业休闲综合体。

“农家乐，乐农家”

年逾古稀的严金昌身体强健得像个小伙子，他思维敏捷，对国家大事、小岗之事熟稔在心。我们好奇地盯着他那摁过手印的大手，握过来，暖乎乎的。

严金昌有5个儿子，在大家庭里，他是绝对的权威，家中30亩土地，全部以每亩800元的价格流转出去。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，现在对土地流转充满信心：“农业合作社获得了土地经营权，能进行规模种植，提高了效益；农民收入也不会减少，劳动力还得到了解放，可以去合作社打工，得到一部分工资收入，这样就实现了双赢。”

通过土地流转，他的儿子从土地上解放出来，有三个在经营农家乐，一个开了超市，另

小岗村著名的红手印。

外一个开了澡堂，收入都比种地翻了几倍。

采访严金昌已是中午，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到“金昌食府”品尝饭菜。农家烧笨鸡、土豆烧咸肉、槐树花炒鸡蛋和瓠子鸡蛋汤热乎乎地端了上来。菜碗大，菜量大，虽没有精致的装饰，却散发一股沉甸甸的朴实。

动筷品尝，菜肴味美。严金昌告诉记者，蔬菜是村里种植的，笨鸡和猪也是村里养殖的，槐树花则是清早刚采摘来的。掌勺的厨师，是严金昌的大女婿。他原本在外地打工，严金昌叫他回来，帮着打理农家乐。他笑呵呵地询问菜肴的滋味如何，虽然一再表示乡村厨厨手艺粗糙，但听到褒奖却浅露微笑，满面春风。

每逢周末和节假日，金昌食府门前就会排起长长的就餐队伍。严金昌还卖起了小岗村土特产，食府西墙的货架上，摆放着小岗村牌的黑豆、花生、粉丝、饮料，还有小岗村的白酒，目的都是为了吸引食客驻足，推销小岗。采访间隙，时不时有游客进来选购留影。

严金昌盼着，小岗村乡村旅游能尽快发挥潜力，“去年我们这里有80万人次的游客，今年能争取100万。我们这里是4A级旅游景区，现在正在加紧创建5A级景区。来这里游玩的人会越来越多，小岗人的日子也会越来越红火。”

2016年4月25日那天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小岗村，曾专门来到金昌食府，询问严金昌经营收入情况，并点赞农家乐。严金昌呵呵地说：“习总书记非常亲切，他对我说‘农家乐，乐农家’，希望农家乐越办越好。”

走在小岗村的朋友大道上，红手印农家菜馆、大包干菜馆、小岗梦菜馆等农家园的身影随处可见。他们依托村庄种植和养殖的优势，发展乡村餐饮，吸引游客，寻出了一条致富的路子。

小岗梦也是广大农民的梦

18户新致富带头人中，有一名女将殷玉荣，养猪大户，殷玉荣文静得像文艺女青年，却干起了又脏又累的活儿。家中饲养着50头母猪和上千头刚出生的小猪崽，让她牵肠挂肚。

先辈摁手印的时候，殷玉荣还没出生。她早年在水泥厂打过工，送过快递，跑过运输，脏活苦活累活都干过。但她心里总憋着一口气：“那么穷的年代，老一代人敢想敢干，自力更生；如今富裕了，难道还失去了进取心？”

2012年，在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，殷玉荣开始了养猪生涯。万事开头难，困难很快如期而至：“我开始以为养猪容易入门，后来才发现完全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。前三年基本都是养投入没有产出，而且猪肉价格波动大，养猪风险高。”第一年，一些母猪患病，急得殷玉荣手忙脚乱，“猪生病后我拿着针、药，就是不敢往猪身上扎。”她请教了曾经养过猪的亲戚，模仿他们给猪打针的动作，“可光针头就打坏了十多个。”

殷玉荣撑过了困难，迎来了转机。2015年，她的净利约有4万元。这带给殷玉荣的不仅是生活条件的改善，更是对她养殖事业的肯定和鼓励，“就像挣了三四十万一样开心！”

现如今，殷玉荣已经有了非常稳定的客户和销售渠道，猪肉和猪肉销往凤阳、定远、合肥等地。殷玉荣还告诉记者，小岗村未来要规划养殖小区，搞生态养殖，自己要培育散养的黑猪肉，把小岗村的品牌打出来，带着更多的村妇走上致富路。

17日清晨，小岗村委办公室早早就人潮涌动。村委会主任周群之正忙着为村布置工作。忙碌间隙，他高兴地向记者描绘小岗村“田园综合体”的美好图景：“改革标志，幸福小岗”是未来的形象定位；“国家5A旅游景区、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、国内知名特色小镇、皖北乡村旅游典范”是小岗的发展目标。

在我们眼前，一幅“富春小岗图”正徐徐展开，于是欣然“打油”：“夜宿小岗村，晨曦闻鸡鸣；渴罢沈浩馆，改革大道行；餐饭在农家，金昌忆曾经；月黑又风高，前路香难清；托孤字悲壮，宏昌笔含情；红印寄民心，志忘待输赢；天理不可违，包干土地灵；田园综合体，敢闻见光明；精神不褪色，振兴梦正浓。”

责任编辑 郭爱凤